



保险中国 200年

王安◎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险中国 200 年/王安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0128 - 957 - 5

I. 保…

II. 王…

III. 保险业—经济史—中国

IV. F84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064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发行部) 64963101(邮 购)

64924880(总编室) 64963107(一编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 - 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5 印张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 - 7 - 80128 - 957 - 5/B · 156

谨此 中国保险业 206 年 中国再保险业 78 年



从左至右 一排：刘恩正、林震峰、林增余、李裕民、李聘周、吴定富、耿道明、冯天顺
 二排：王 道、王恩韶、王永明、姚和真、吴 越、吴小平、王 真、蒋志喜
 三排：施哲明、王洪清、唐若昕、孙希岳、姚洁忱、陈剖建、陈德斌、贝仲选
 四排：孙 兵、王国良、王宪章、王梓木、孙月生、杨 超、唐运祥、谢观兴
 五排：段景泉、刘文惠、郝正明、林耀灿、张发得、陈德仁、格林伯格、蔡隆展
 六排：孟建安、陆明轩、刘京生、林新达、李源祥、李 钢、金文洪、姜玉圭
 七排：朱仲群、石福梁、齐莱平、祁泽瑞、潘燊昌、欧海龙、赵正克、高国富



从左至右 一排：崔平、程万铸、胡景沅、秦道夫、潘履孚、张蓬、钱建中、李克穆
 二排：乌通元、魏原杰、王仲石、吴敏、吴越、马鸣家、宋国华、吴波
 三排：张泓、张伯勋、马永伟、于葆忠、叶奕德、周庆瑞、戴凤举、周延礼
 四排：霍联宏、黄宜庚、华毅安、杨明生、王功伟、陈东升、丁瑞德、马明哲
 五排：陶孟华、贝克俊、鲍勃、任克雷、林瑤珉、缪建民、吴焰、万峰
 六排：关国亮、万维德、徐彦东、白春韶、张文元、张维功、董宏良、冯晓增
 七排：魏迎宁、徐水俊、徐正广、林金高、易斯乐、张文伟、薛珍娜、何志光

引子 保险：中国与世界真金白银的联系

① 断不是为了印证人类第二个公元千年的到来，断难料人类第二个千年竟是以这般惨烈的方式开始。

公元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时间上午近9时，2架被劫持的民航飞机先后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大厦，爆炸，燃烧，浓烟。其后，这两座纽约标志性的建筑轰然倒下，天地苍寂。当天另有2架飞机，或撞上华盛顿五角大楼，或坠毁。这就是后来被称为“9·11”的恐怖事件。2500人尽毁。

中国再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再”）驻纽约代表处就设在世贸中心。那天，代表处首席代表上班晚了一点，遂躲过一劫。

② “9·11”震惊世界，保险界亦颤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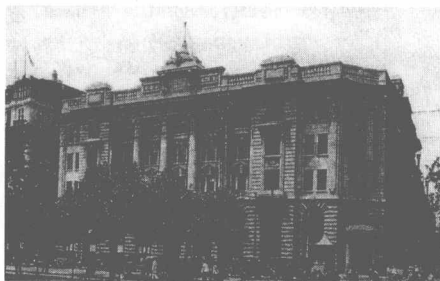
全球最大的航空险承保公司Global Aerospace集团宣布72小时停止报价，国际金融市场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股价暴跌，瑞士再保险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股价一度跌去8.3%（2001年当年瑞士再亏损1.65亿瑞士法郎，约合9920万美元）。一周之内，世界最大的金融保险集团美国AIG赔付5亿美元，世界第二大寿险公司MetLife赔付3亿美元。

9月13日，世界最大的保险、再保险市场劳合社举行了敲钟仪式，这是1970年代以来第一次。劳合社的“卢丁”钟（Lutine）是一艘名叫卢丁沉船上的船钟，悬挂在劳合社的承保大厅。遇有船舶失踪、沉没等重大事故，就敲起这个船钟，提醒承保人不再接受该失事船舶的业务。

各路机构对“9·11”事件的保险损失进行了估算，平均为388亿美元。这超过了安德鲁飓风的192亿美元，只有美国石棉案的550亿到650亿美元和环境污染案的1170亿到1270亿美元可比。

注意，当灾难砸下时，中国人习惯的是上报经济损失，为尽量多地得到上级的救济，往往还虚报虚领。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家的表述是保险损失。显然，后者更实在，更具商业操作性。并且，商业保险

断不是为了印证人类第二个公元千年的到来，断难料人类第二个千年竟是以这般惨烈的方式开始。



1920年重建后的上海怡和洋行大楼。

近年基本未做航空险业务，因此得以避免巨额的航空险索赔。此次中国再总体损失在200万美元上下。

把本无法核算的生命价值也做出了赔偿安排。

③ 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给美国总统布什打去电话，谴责恐怖行径。而中国公众，红脸白脸，情感的，道义的，政治的，生意的，议论纷杂。在所有中国人中，与“9·11”事件有着最直接、最真金白银的联系，当数中国保险业人士——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再的代表处也在“9·11”中轰然废了。

“9·11”事件后数日，中国再国际部便做出了保险损失估算——

中国再一直遵循美国、加拿大责任除外的原则，没有接受直接从美国过来的业务。已知受到影响的合同有：法国再的转分合同（MULTI-LINE SURPLUS ON FACULTATIVE BUSINESS）和伦敦劳合社辛迪加KILN 510的第一溢额分保合同（FIRST SURPLUS TREATY）。据法国再估计，6张保单按保单限额估计，摊入2000年业务年度的赔款共计16574000美元，中国再应摊付154171美元，摊入2001年共计188161000美元，中国再应摊付1750274美元。中国再从2001年开始参加劳合社转分合同，成分0.5%，KILN 510在本合同中估计损失4080万美元，中国再损失为204000美元。近年基本未做航空险业务，因此得以避免巨额的航空险索赔。此次中国再总体损失在200万美元上下。

④ “9·11”事件后11个月，2002年8月28日，美国核保险共同体ANI致函中国核保险共同体执行机构，希望中方参加美方2003年第三者责任险，保单责任限额为3亿美元，含恐怖责任。美国核共体是中国核共体所承保的大亚湾、岭澳、秦山二期和秦山三期核电站业务的主要再保险组织之一，“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中国核共体执行机构设在中国再。中方认为，虽然美国核责任险费率大幅提高，但恐怖行为的风险也很高，过去在承保美国责任险分入业务时有过教训，遂婉拒。

⑤ 全球化无孔不入，中国亦不例外。本以为睁大眼睛盯住北美，“9·11”的损失绝不会过太平洋，谁知七拐八拐，从法国那边又飘过来几单，无孔不入呵。其后面对美国核业务，中方又毋庸忐忑地推掉了。

中国再的这次选择，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1世纪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接

纳世界，融入世界，又大路朝天，收放自如。

⑥ 早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这样。

上海是保险业较早进入的中国城市，其后更是中国保险业最发达的地区。但170多年前，上海乃至所有中国官吏，不知如何与洋人相处，不会收放自如——甚至，他们认为中国压根就不需要洋人。

1832年6月20日凌晨，506吨的英国帆船阿美士德勋爵号无声地出现在离吴淞口外数里之遥的海面上，抛锚泊立。船长胡夏米等人改换小艇驶往上海。到达黄浦江口时被清军发现，两岸炮台发射空炮，而胡夏米全然不顾，勇往而去。后有几艘官船追上，交涉几句，不知何故，胡夏米竟像虾米般甩脱了清兵的追逐。

胡夏米等人出现在上海县城，引起轰动，正在演着的戏也停了。他们在路人的指点下去找道台衙门，身后尾随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近至上海道台衙门时，衙役慌忙关门，却被胡夏米诸人直穿前院，而通向内堂的大门早已关上。

洋人再三敲门未果，便自作主张，硬是用肩膀撞开大门进入衙门大堂。让人不解的是，公堂上的吏官非但不生气，转而邀之入座，送上茶烟。

上海知县赶来了，拒绝入座，愤怒谴责胡夏米等人未经允许就大胆地闯入上海。洋人的态度同样傲慢，声称自己来此是为了贸易。知县坐了下来，胡夏米随即坐在他的对面，知县怒了，狠瞪了胡夏米一眼，站起来扬长而去。

知县发怒是因为洋人不下跪，何况对方不是官员，仅商人耳。“决非因我个人干系，而是有关吾国体面。”

许多奇怪且相互矛盾的举动也令胡夏米大惑不解。一方面是盛宴软榻款待，一方面是街市赫然布告：严加防范夷船，严禁与夷船互市，胆敢违抗者严惩不贷。一位蓝顶的水师官员想把胡夏米等人“如同囚犯那样地看管于庙内”，在洋人据理力争后又放任他们走出庙门到街市上和百姓交谈，购买各色货品。前一天大动肝火的知县，后来却变得极为谦恭，会见时执意让胡夏米坐上座。



王澄清可能是内地最长寿的保险界人士，2007年已届97岁。

知县发怒是因为洋人不下跪，何况对方不是官员，仅商人耳。

“决非因我个人干系，而是有关吾国体面。”

阿美士德勋爵号被请走了，但中国人没能躲过8年后的鸦片战争。炮火终于打开了中国大门。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中国再保险大楼。

翎总算无恙。

这事儿如果放在今天，如果想请洋人走路，并不需要拿国家主权民族大义说事，只问一句：胡夏米先生，你的船和货上保险了吗？没上保险如何做买卖？请吧！——一笑。

⑦ 阿美士德勋爵号被请走了，但中国人没能躲过8年后的鸦片战争。炮火终于打开了中国大门。

如果把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当作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开始，至今中国开放的历史已有160多年。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保险和再保险的发展轨迹，许多是与中国打开国门及社会变迁的轨迹相重合的。中国保险和再保险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开放史的一部分。甚至，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国门几欲关闭之时，中国保险的海外业务和再保险业务仍在顽强运行着，维系着与世界的联系。

大路朝天。中国保险业206年以来，中国再保险业78年以来，新中国成立58年以来，中国社会在变，中国历史在变，中国的天在变，中国保险业和再保险业的天也在变。

一砂一世界，二五和作十。吹过北京的风，有春风，也有秋风或沙尘暴，同样也会扫到中国保险业，会扫到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中国保监会大厦，扫到中国再保险大厦。

胡夏米在其笔记上写道：“我们和当地官员的所有交往都令人不满和厌倦，且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官员们的策略显然是对我们放任自流，不加理会，只要百姓不上我们的船就满足了，深信只要我们看到在此待得再久也毫无结果便会自动离去……”

18天后，阿美士德勋爵号离开了上海。“一些战船尾随我们驶出江口，当我们距它们6英里之遥时，它们还鸣炮几通以示逐夷之例。”

洋人到底没闹出大乱子，上海的官吏们终于舒了一口气，脑袋上的顶戴花翎总算无恙。

引子 保险：中国与世界真金白银的联系

第一辑 1801：保险发端 /001

当时中国保险市场呈现如此一种局面：保险业务大都被外资保险公司掌控，华商保险公司的一点业务也大部分分保出去，华商成了外资的中介代理——甚至不如代理，代理还可以免去许多责任。反过来说，华商保险公司如果找不到外资保险公司接受分保，公司甚至不能成立、不能生存。

第二辑 1945：官僚资本称雄 /015

作为保险业的国字号老大，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再保险市场，遭到同行抵抗，加之战争，未果；保险业也曾提议筹组全国性的再保险机构，也由于利益牵制，加之战乱未平市面跌宕而搁置。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斥巨资50亿元法币交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再保险业务，局内设再保险科，从而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名号的再保险机构。

第三辑 1949：接收保险业 /029

在一系列大态势的变动中，朝鲜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保的日益萎缩无可遏止。这样，中保那些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阵营的分保集团、设立台湾分公司等诸多设想，就显得有些眼高手低、力不从心了。

第四辑 1949：创建人保 /047

解放初期，大家工作效率甚高。财经委报告打上去34天，不等中央批准，9月25日人总行便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而在会议期间，中央果然就“同意搞保险公司”了。现今保险人常常引为批准文证的是财经委副主任薄一波的一封手书，此书信把中央的决定通知了人总行行长南汉宸，而不是正式公文；薄一波用的是“同意”二字，而不是“批准”。

第五辑 1950：走出去 /057

帝国主义国家总是不喜欢我们和苏联团结起来的，表现在保险方面就是伦敦市场对苏联转办我们分保的歧视态度。我们的分保如果通过苏联转分，不但肯大量接受，而且在条件上十分苛刻，因此我们不得不通过中保和民安来办理分保。但苏联对这种办法是反对的，他们要求一切分保都集中在他们那边，这样他们地位增强了，也就容易向伦敦讨价还价。

第六辑 1958：停办国内业务 /081

停办保险国内业务唯一的公开说法是关于农村、关于人民公社的，但这个说法说

服力不强。成立人民公社了，抗风险能力增强了，但一个农村公社的力量比城里一个企业的力量如何？而企业尚还需要保险。另外，即使人民公社不需要保险，农村在全国保费收入中占的比重也极小，不足以成为关闭全部保险国内业务的根据。在1956年全国总保费中，农村财产保险占0.2%，牲畜保险占7.2%，农村业务共7.4%。一个7.4%怎能否定其余的92.6%。

第七辑 1963：跃进轮 /1093

当时中国保险海外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再保险业务依然是分出大于分入。中国保险人雄心壮志呵，在国内业务的缺失下，仅凭拟议中的国家1000万美元的垫拨，就要在海外大发展，具体提出“在英、法、瑞士等国派遣代表或设置保险机构”。实际上，这些目标在40年后的今天也没能实现。

第八辑 1963：上海苟延 /119

先有革命的理论，才有周旋的故事。当上海人正在为保险办与停而争论，显然是“办”派，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其中有关于建立保险基金必要性的论述。于是“多数人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尚未建立，不能说保险作用已经消失，在初步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觉得应该慎重考虑，并提请领导妥善决策”。可以想见，反对派也可以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如果找不到，还有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第九辑 1966：“文革”风暴 /127

现行的远洋船舶保险办法，实际是拿国家的外汇向帝国主义国家保险公司投保，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竟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的保障而向他们取得外汇补偿，这不仅直接违背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造成极不良的影响，这是外汇挂帅思想的必然结果。

第十辑 1970：低调前行 /141

后来《北京理算规则》不大用了，一是国际上不通行，二是我们自己也有船了，我们的船东也有自己的利益，不喜欢用这个偏向货主的规则。过去这么多年回头再看这事，《北京理算规则》确实有“左”的因素，把这事上纲上线到资产阶级剥削这样的高度，确实不合适，这也是当时的氛围造成的。

第十一辑 1979：恢复国内业务 /159

用1980年的数字与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前的数字相比，1956年全国保费收入21963万元，1957年为22291万元；1980年为28000万元。由于期间物价涨幅不大，特别是“文革”10年间物价几近冻结，因此这两组数字似可相比，亦似可得出结论：就保费规模而言，经过23年，中国保险业又几乎回到起点。

第十二辑 1986: 初显混沌

/177

深圳是特区,当年许多政策都是在深圳先试验。1987年12月1日,深圳把一块8000平米的国有土地50年的使用权,以525万元卖给了一家公司。其后,1988年4月,《宪法》改了,禁止出租的字样删除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追认了深圳人的违法行为。具体到保险,以今日眼光,许多问题已不是问题,如佣金折扣、发放奖金、招聘职工、应酬吃饭。但有些问题却更是问题了,比如投资那是有法管着的,所得税谁有权说免就免。

第十三辑 1984: 长尾巴业务

/191

美国市场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保费量很大,责任险业务甚至超过了财产险,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保险公司纷纷涉足其中。但是1980年代,人们对美国责任险的保障范围、美国的法律程序及各州不同的法律内容并不十分了解,加之当时国际市场承保能力过剩,保险企业忽略了再保险赔款滞后的特性,盲目承保,许多国际著名的再保险公司都栽进去了,损失惨重。

第十四辑 1985: 法定分保

/209

作为一家再保险企业,既有国家授权搞法定分保,又可以相机搞非法定分保;既捧行政命令的碗,又捞市场经济的鱼。这样的企业大可大路朝天,中气十足。但是,2000年保险人没有察觉到,一个危险正在逼近,当保监会还在考虑做加法,酝酿引进法定再保险执行主体以形成竞争机制时,WTO则在琢磨着做减法,革法定分保的命,动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根。所谓开放拽着改革跑,在这里得到明确的体现。加入WTO,中国承诺从2003年开始,每年减少5%法定分保,直到2006年全部取消。

第十五辑 1990: 赔案博弈

/229

得到空难消息,大家都惊呆了,难以置信。这时人保译电室是最忙碌的。经过紧张核对验查,最后证实所有航空险续转分出成分的98%已得到国外分保接受人的回电确认,另外2%的成分经过交涉,也得以最后确认。这些确认电都是从9月30日下午5时至事发前40个小时内发来的,如果按此次空难对外应摊回赔款6400万美元计算,这40小时相当于每小时160万美元,这在当时外汇匮乏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所谓时间就是金钱,一点不假。

第十六辑 1996: 解构人保

/253

人保的改革,现代商业企业制度的建立,经营机制的转变和组织形式的创新,确实不是一刀切开就能完成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0年后,当这些改革者大多已经退休,回过头来看,改革的结果与他们当初的设计,保险市场的发育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已经大相径庭,物非人亦非也。

第十七辑 2003: 浴火中国再 /269

要使不同的主体结合成紧密的利益关系,至少有两个要素:一是彼此互利,实现双赢;二是更重要的,彼此都有高门槛的核心竞争力,一方要想进入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其成本高昂将迫其却步,从而维持二者的互利互依关系。当时中国再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很大一部分是国家政策,是法定分保。一旦WTO破了法定分保,优先国内分保的规定又执行得不甚严格,中国再的武功便废了,魅力便衰了,“再保险部”的设计便有点乐观了。

第十八辑 2005: 做大做强 /293

保险必须广泛服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要发展适合中高收入群体的投资型业务,也要发展低费率、广覆盖的保障型业务;不仅要为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服务,也要为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行业和低收入群体服务;不仅要锦上添花,也要雪中送炭。

第十九辑 2006: 资本君临天下 /315

谁的孩子谁操心,谁的资本谁心痛。这时候,法人治理就显现出作用。说起来,所有这些股东,不论中资外资,都是关国亮一个个百里挑一请来的,呕心沥血,确实也曾关系融洽。但关联到钱上,关联到新华资本运作、关联到新华走向、关联到自己的股本盈亏上,资本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呕心沥血,兄弟情谊,都算不了什么。说它冷酷也好,说它臭铜味儿也罢,反正它要说了算。

第二十辑 2007: 大路朝天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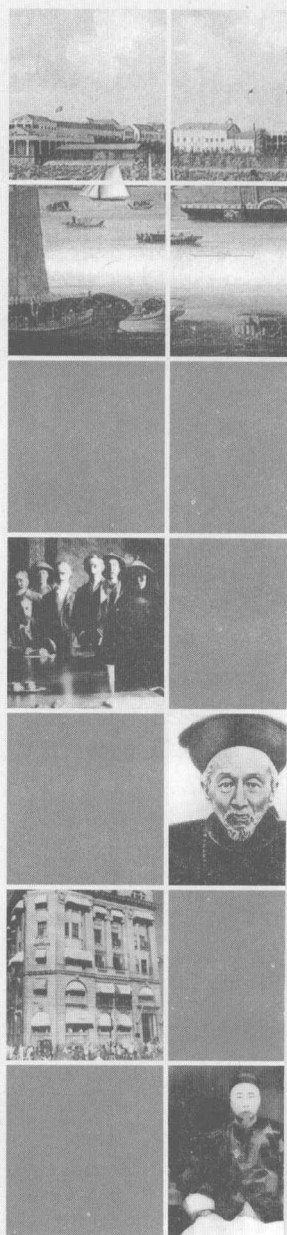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建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标志着新中国保险业的起步,当时判定保险是财政手段,是帮助政府平衡预算的工具。那时的“天”,是政府,是计划体制。改革开放后,保险开始回归它的本位,开始起到社会保障作用。此时的“天”,正在向市场转变。随着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和中国保险企业在内地和海外的上市,中国保险业所面对的“天”,已不限于大陆市场,中国保险业无可回避地要面对洋人的“天”,无可回避地要面对国际化的挑战,中国保险企业不仅要在中国市场与洋人竞争,在境外也要接受当地股民和监管机构的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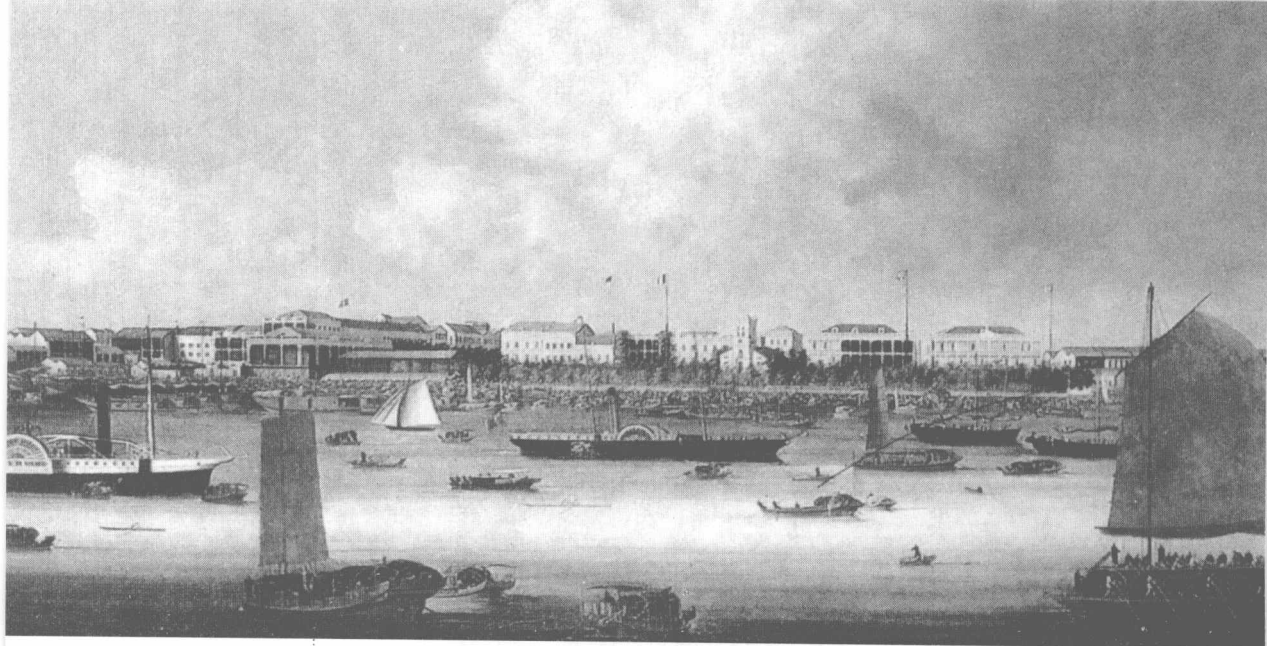
附录1	中国保险和再保险发展进程标志性节点	/361
附录2	1949年后中国内地保险和再保险机构及相关人员索引	/367
附录3	1949年后中国内地保险市场监管沿革及概览	/373
后 记	大家都是过客	/379

第一辑

1801: 保险发端

当时中国保险市场呈现如此一种局面：保险业务大都被外资保险公司掌控，华商保险公司的一点业务也大部分分保出去，华商成了外资的中介代理——甚至不如代理，代理还可以免去许多责任。反过来说，华商保险公司如果找不到外资保险公司接受分保，公司甚至不能成立、不能生存。





中国保险业初始时的广州口岸。

1347年10月23日，意大利商人签发了一张船舶航运保险契约，据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份保单。

洋人不满足在广州晒太阳 浩浩荡荡打进北京

1347年10月23日，意大利商人签发了一张船舶航运保险契约，据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份保单。

21年后，1368年，在中国，汉人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灭元建明。但后来的明朝皇帝不喜欢外人，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闭关锁国，“不许一块船板出海”。这自然就用不上保险。再后有郑和七下西洋，但那是政绩工程，更沾不上商业保险。

认定这第一张保单的是《中国保险史》，这部大著由宋国华任编委会主任委员，1997年10月出版，历6年，颇具权威。

由此看来，引子中所述阿美士德勋爵号应该是上了保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到1832年，西方国家保险业已发生近500年，而且，在中国广州，西方保险业已进入20多年，且天天向上，茁壮成长。

其实，中国皇帝大多不喜欢外国人，不管是北方的匈奴，东方的倭寇，还是从海上飘来的勾鼻蓝眼的西洋人。1685年，清政府豪

气正壮，在洋人百般请求下开埠广州，让可怜的洋人上岸来晒晒太阳歇歇脚。

许多中国人认为，洋人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吃牛奶，吃了不消化就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喝茶水才能化解，连最穷的洋人也要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去舔舔闻闻，而大黄和茶叶只咱中国才有，咱中国人捏着洋人的命根子呢！另外，洋人的脚弯不了，倒下就站不起来——这就是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胡夏米死不肯给道台下跪的原因。

有大名人如林则徐也相信洋人膝盖有缺陷。林被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组织翻译了《四洲志》，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世界不止有一个中国。但这个“第一人”是怎样看世界的呢？

1839年，当鸦片战争即将开打，英国已经出兵，林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认为必大获全胜：“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以林则徐这等叙述，可推论这位“第一人”肯定不大了解洋人膝盖的缺陷，更不了解更为复杂的保险。

尽管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但洋人们却不怕中国人威猛，兀自涌入广州这个南方口岸。据《广州口美英和欧洲各国出口船只统计》记载：1800年到1801年，欧美各国船只49艘，到1805年便增至90艘。

有了船有了货便有了风险有了海盗，其间便有了保险。M.Greenberg所著《British Trade &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称：1801年，广州还没有一个公开的保险机构，仅由几个西方商人组织了一个临时保险协会，对每艘船所载货物保险，承保限额为12万元。

这或许可被看作是外商在华经营海上保险的开始，至2007年已然206年。

广州乃南蛮之地，离皇城北京远远的，所以皇帝们才对洋人如此开恩，由着他们闹。但洋人并不满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

这或许可被看作是外商在华经营海上保险的开始，至2007年已然206年。

这些通事、买办一方面帮洋人办事，另一方面监督老外。这哪里是“通事”？明明是“不通事”嘛！

和谈廿四

败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

(1) 割让香港；(2)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3)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上述地区派驻领事；(4) 英国商人应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共同协定，中国海关无权自主决定；(5) 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

其后，1845年11月29日，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划定英国人租界居留地，这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的开端。香港被英国人侵占后，1849年葡萄牙人驱逐在澳门的中国官吏，拒交地租，强占澳门。

至此，中国开始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

夷商不许坐轿，夷妇不许进广州 不许探听物价，不许买中国书籍

上海比广州更重要，前者直勒中国最富饶地区的出海口，背靠中国最富庶的腹地。虽然广州比上海开埠早了近160年，但上海大门一开，洋人们便喜新厌旧，哇哇地奔向新乐园。

《中国保险史》记述到：到19世纪，外国在华势力在上海急剧扩张，上海的洋行多达160余家。1863年，上海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达白银1亿两，是1844年286万两的34倍。

买卖北上了，保险人随后跟上。公行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破了的。

早先洋人在广州做生意时有许多限制，比如夷商不许坐轿，夷妇不许进广州，夷人不许上街买东西，不许探听物价，不许买中国书籍。洋人想买点米面怎么办？不劳大驾，自有政府派来的通事、